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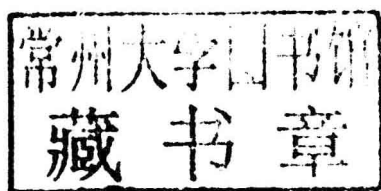
天堂西

叶明山 / 著

作家出版社



天堂西



叶明山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西 / 叶明山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063-6920-6
I. ①天…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0832号

天堂西

作 者: 叶明山

责任编辑: 赵 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437千

印 张: 28.75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920-6

定 价: 38.00元

北京市“出版原创推新工程”作品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叶明山，男，安徽庐江人。湖北省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湖北省文学职称资深高级评委，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享受者。

一九八五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九二年评为国家一级作家。系全国作协代表大会五届六届代表。

主要从事小说、散文和影视剧本创作。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等中央及省级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两百余篇，计500余万字。其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国文学》《作品与争鸣》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小说年鉴”等多次选载。著有长篇小说七种，并获华东六省一市优秀图书奖和湖北省最高奖“屈原文艺创作奖”。所创电视连续剧全部由中央电视台首播，其中《男儿女儿好看时》《襄河二月》，均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播映。电影《山高不挡路》，由中央六台于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闭幕式时间段播映。剧作获中央电视台“优秀电视剧奖”等国家及地方奖项。

巴人摩崖石刻：“六步天堂”。

楔 子

南北天山夹持的雷奔大峡谷，深邃幽暗阒无人烟，两旁山势险恶紧张。裁云耸立的垂直石壁，一堵接一堵。一处处天书天字般摩崖石刻，于斑驳剥蚀中透露着神秘谶语的气息，这些石刻由于内容深奥且字迹模糊，大都难以辨认，最醒目的一处唤作《北壁题巅》，如盆如斗的四个大字“六步天堂”，苍劲狂草得有如天马行空。继而向上仰视，天穹成为一道时有时无的靛蓝色虚线。清澈的丁冬河在峡谷里迅速瘦身成丁冬溪。巴人拉纤的号子，亘古苍凉在谷底穿越。有水自天而来的南天门瀑布，不疲不倦引吭荒山绝唱。“雷奔”至此，这峡谷也就戛然而停息了。

丁冬溪向上翻过了南天门，果然另有世界，两岸各自春秋。

左岸天堂山依然陡峭出奇，处处是神工制造，鬼斧砍出。这些直上直下的石壁，砌进云端，不歪不斜。风和日丽日子，想看究竟的，大都掉落帽子跌下眼镜，真能瞅见天堂顶的人，十有八九还是“哥只是个传说”。

山陡奇石多，诸如鹰嘴崖、虎头包、猪屁股石、狼牙峰，举目皆是，一一栩栩如生。巴人说的“骨头缝里肉，石头缝里土”，都是指好处妙处。天堂山石缝沃土里长出的松树桧树，有的如鹤展翅，有的如龙戏水，更有九曲十八弯者，生在此石缝钻出彼石缝，躯干的曲折和

肌肤的累累斑痕，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天堂山的青藤，大都是木质藤本，它们粗壮，攀援力度强大，瀑布冲来，山风掀去，老藤们总能劫后余生，拥抱着怪石，展示不可言喻的生命。

天堂山的飞泉很多，山里佬叫飞来瀑，很奇特。山崖陡壁上，一处处山洞，本是黑咕隆咚，突然有一天白花花流水就自天而下，那真像西王母南天门上抛素绢。更妙的是这些洞泉飞瀑有的流出鱼儿，几两的几斤的都有，软软滑滑，味道鲜美。有的热气蒸腾四散飞溅，比洗浴房的花洒出水还均匀。男人们白天洗，女人们黑夜洗，都说过瘾快活。有的数泉并涌，千年万年进攻不懈，合力冲击石山，终成气候形成石潭，最大一处叫美女潭，丁冬溪女孩儿漂亮播名一方，据说十有八九都受过美女潭洗礼。还有几眼药泉，喝了能治筋骨疼痛和打摆子。有眼财泉，据说能淌出金条银洋，招惹着一代又一代山里人踏破铁鞋……

天堂山姐上山南天山北天山联合组成的天堂山区，兀岭险峰比比皆是。尤其是天堂山众多峰巅宛若一根根石柱或一枚枚插天的避雷针。当然，群峰之上，也不失有那么几块岭头坪“巴脑壳”地。有一处唤做狼脊梁的岭头坪上，硬是天神天工画出了一幅《石小姐出嫁图》。但见一字排出的六大块奇石，第一块石头高三十七丈，圆圆的顶部大小接近一座溜冰场，这块巨石底部直径不足十米，山民们尊它为喇叭石。丁冬溪唢呐王张大雷，更是每年立夏节前在喇叭石下祭三牲，烧高香，九跪九拜磕响头。第二块是方形大石。石头方方正正不足为奇，奇怪的是这石头南北方向突然各横冲出一根五至八米不等的石笋，于是方石是轿、石笋是轿杆，于是喇叭引路花轿紧随。也许受张大雷影响，这尊花轿石近几年也享受到了李家窑轿师傅李松柏的顶礼膜拜，也是在立夏节，李松柏总是买两匹红布，跟儿子李立春攀上狼脊梁给花轿石热烈披红。花轿石后边就是一组人物石了。石小姐修长美丽，面朝花轿羞答答欲做新娘，石公石婆石小妹，各姿各雅，栩栩如生。石公公庄重伫立，祝福女儿远嫁。石婆婆坐地，前倾的上身摇摇欲坠，那一定是伤心哭嫁，担心女儿会不会遇上恶婆婆，担心石小姐能不能服

异乡水土，这石婆婆就哭成身体不支了。石小妹纤秀得像一根石笋，亭亭玉立坐落在山脊凹处，恰恰一眼喷泉在石小妹身上穿膛过肚，不很干旱的季节里，人们总能看到石小妹的两眼泪水汪汪，这一脸晶莹泪滴，表达着依依不舍的亲情情意。

天堂山脉最大的岭头坪在天堂顶。据说那上边的牛多得像石头，大绵羊一群一群，跟一大团一大团白云一起翻滚。那里的水果到处碰鼻子，玉米棒儿有面的有甜的，好哪口有哪口。男人女人鹤发童颜，他们只知长于此地，不知生于何时，日出而作，日落歌舞，牛羊美味包谷酒香，伴随雨雾自天飘洒而下。当然，这诱人的香味都是弥漫在人们的梦乡。

丁冬溪右岸叫姐上山。名副其实，相对天堂山，姐上山坡度缓了许多，只是历代金莲三寸的小姐们，这山爬得上去恐怕也难。姐上山一些坡坡上坪坪上，渐现了人间烟火。梯田尾庄稼地头，天堂西村的成家沟李家密桐木寨八斗坪以及三户两户小庄院，星星点点散落着。

大村也好，小户也罢，都是出奇的静。那些石头垒墙石片儿作瓦的小屋里，十有七八住着女人。她们背一篓包谷上水磨房，抑或扛着柴火穿过石墙村巷，都累得背驼腰弯，断然不唱什么山歌情歌。设若真有什么大动静，那就出了坏事或好事：这些山村的男人们亲沾亲友伴友在千里之外挖煤，矿上倒窑了，就有人毙命。远方的汉子呜呼，女人们就把一整个山村哭倒了。当然也有汉子赚个荷包鼓胀，太太平平还乡，这时丁冬溪边的捣衣声立马夹杂了欢语，粗野的玩笑跟水仗水花一起震荡着山谷。这天晚上，还乡男人的石墙小院里，石板桌面上包谷酒坛歪倒着，院里院外，快乐的醉汉们也一个一个歪倒着……

人悲惨哭叫着和欢醉歪倒着，历史真实的一页就是混沌模糊着。

第 一 步

夏天快过完了，丁冬溪两岸的山民们还在争论春天里那件事。他们说那个时尚女人断然不是成小娥。那天山雾单薄，在深山老林，算是好日子了，这样的时光，谁会把一个熟人看走眼呢？那个女人香气袭人，艳丽有如国色牡丹。有丁冬溪第一美女之称的成小娥，毕竟是一朵山花。山花，那就不是牡丹。

牡丹好看，绿叶衬陪。这个粉面红唇时尚女子卡着大墨镜，意大利切纳奇细呢束腰套装裹着修长起伏形体，耀眼得是人间酷女是天上仙女。始终与酷女并肩相陪的那个高大壮实男人，戴着呢帽，皮衣皮裤长筒靴，全是苏格兰格拉斯哥老店存根品牌货，行走的风度，一半美国牛仔一半英国绅士。

其实这个玩酷的女人，真是天堂西村的土生土长的成小娥。她身边时时言行不太正经的那个男人名叫杨雄。也难怪，成天坐老板椅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杨雄，走进姐上山靠近天堂山，越来越失去了往日的威严。他瞄着丁冬溪里多得像过兵的一整队一整队娃娃鱼，瞅着老猴驮小猴在天堂石壁上飞跃，还有那山花簪满头的种包谷婆娘，还有热气腾腾挑柴汉子扒光衣裤在泉瀑下酣畅洗澡，这个杨雄一下变成了好奇活泼甚至有些粗口的牛仔少年。

成小娥说：“别老是左顾右盼，你应该抬头看看。”杨雄举目，果然空谷

鸣雷大叫一声：“这都是真的？这怎么可能？”小娥说：“这就是我多次跟你说的‘石小姐出嫁图’。”杨雄震荡身躯震撼心灵，他立刻就要观图看画去。这个城里男人当然不晓得望山跑死马的道理。狼脊梁上的石小姐是赶上浮云初散能见度上好的时光对你嫣然一笑，真要是见上一面，换上笋壳草鞋也得爬个半死。穿马靴的杨雄不信，他才爬了半个时辰，就跟头摔得溃不成军。到了这工夫虽说野心不死，腿脚是服气了。

成小娥笑着说：“不晕了？”她陪着他坐在石坡上，安慰的话很温柔，一双手摩挲着杨雄酸麻麻的腿，也很温柔。

杨雄没有在诱人的气息里，也去抚摸一个女人。他就是一门心思要看石公石婆石小姐。成小娥不吃醋，多年来她都希望老板杨雄慧眼识珠，企盼杨雄能欣赏石小姐胜过本小姐。成小娥就欲扬故抑，她平平淡淡说道：“真要上去，也只有央请李家窑的滑竿了。”杨雄说：“这种碰鼻子石坡路，能抬滑竿？”成小娥就说起了李家窑的李松柏李立春父子，说上他们家的花轿与滑竿，说开李家窑几百年来奇绝的轿艺，说“神州第一轿师”李松柏传奇生涯……说得杨雄如同听神话。

品轿艺际会神州第一轿师李松柏，坐滑竿上狼脊梁拜见石小姐，旅游能游到这份上，此行就真叫不虚了。杨雄转身，滑山下坡，上李家窑说走咱就走。

成小娥最终阻止了杨雄，道理老一套：“讲好了此行是神秘之旅，那就不能露脸张扬。”成小娥再一次说到青石坡胡氏兄弟们的野蛮与粗暴，躲避也好，没必要招惹也罢，出门在外，不就是讲究个安全嘛。成小娥就喊司机兼保镖冯豹，要冯豹出头露面上李家窑雇轿办事。

李家窑是个十来户村寨，除了招赘入户的方满仓，其余均是辈分不齐整的李姓人家。竹林掩映着小黑瓦石头墙屋子，偶尔一两栋木楼耸立——那是在表彰祖宗遗产，最好的石板路总是连接着一口深深的井……凡此种种，李家窑和别的村寨没有两样。有区别，很显眼，是李家窑村头那块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坪坝。丁冬溪地无三尺平，这么大的坪坝，既是气派与奢侈，也是李氏家族一代一代愚公移山的光荣纪录。李家窑男人，几乎都是轿师傅，闲淡日子里，行人总能看到坪坝上有轿夫练轿，这些人练得汗流浹背，耸动

的肩头和扭摆的屁股，都是大力与狠劲的张扬。轿夫们也练抓地脚劲，正骨拉筋练身体平衡，那要会看看门道，看热闹的人是没这个火眼金睛的。逢上二月二、五月五、八月十五、九九重阳、过年过节，李家窑小轿滑竿大花轿，在高挑的桐油宫灯与燃烧的竹篾火把辉映下，搞起了表演和比赛。这时，四面八方山民们及民间锣鼓手唢呐手，潮水般涌到李家窑坪坝。鼓乐齐鸣，轿夫们颠轿、摇轿、栽轿，把“疯轿”表演得山呼海啸叫绝。

就像雁有头雁，猴有猴王，李家窑轿艺翘楚，是李松柏李立春父子。办喜事人家想有个漂亮花轿，又想不光是接接新娘还要图个热闹，他们就会出个好价钱请李松柏花轿，请他们父子疯轿，好把喜事做得鞭炮连天万人空巷。李松柏因此多赚了钱，他就更有资金投资建设。他会用鲜艳绫罗绸缎装饰花轿，镶翡翠玛瑙让轿子珠光宝气。他也舍得花钱请最好的轿夫当帮手，请唢呐王助阵助威。李松柏越做越火，日子越过越暖和。

李松柏还有一条有人眼羡无人可争的生财之道。

这些年，月月总有些日子，城里人或外地人慕名丁冬溪山水风尘仆仆而至，虽说交通不便，不成团队，倒也或一只孤鹜劲飞或一对鸳鸯潜游，这就三三两两进了青山绿水崖沟沟。来时，坐飞机，坐轮船，坐火车汽车，那都是飞。进了丁冬溪山谷，只能走只得爬了。好景致那么多，这山望那山高，两三个时辰过去，腿酸溜溜了，太阳还没偏西，脚板血泡迭起。有经验的轿师傅们，吃了早饭继续困大觉，吃了中饭猛灌罐罐茶猛抽杆子烟，或父子兵或兄弟队伍或亲戚军团，背起滑竿一溜烟钻山林跑山沟。他们呼叫得山应应：滑竿啰……谁要滑竿啰……滑竿啰……竿啰……啰……啰……山应应果然引发人的响应：“我要滑竿啰……”你喊我也喊，谁跑得快谁就抢着了生意。在这样吆喝的结仇结对头的竞争中，李松柏不占优势。李松柏的滑竿是他和儿子李立春抬着的，早些年头，李松柏是和他父亲抬滑竿的，他家的滑竿称作李氏滑竿又称“崖滑竿”。天堂山多绝壁，绝壁之上有绝景，柴郎和药师总有那么几个攀上悬崖绝壁见过绝景，他们亦真亦幻把那些大都没见过的景致说得美妙诡异鬼神惊叹。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一人传百人，百里传千里，就有迁客骚人，就有城中桃李愁风雨的小姐，就有有钱大佬搜稀奇的饱汉，啥都不看，就是要看悬崖之上绝壁之端，就是要看寻常不见的绝景。这些游客大都保养有方，脚板比山里佬脸蛋还嫩，望一望赞叹赞叹悬崖

可以，爬悬崖寸步难行。这时候漫山遍野的“吆喝的滑竿们”退避三舍了，只有李氏的“崖滑竿”有选择地停在某些悬崖边。心痒难熬的猎奇游客，不抱多大希望地随便问问：轿师傅，能抬我们到绝壁上看看吗？

李松柏：能啊。不能，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

游客又冷汗涔涔地看那抬头掉帽的绝壁，大多不敢造次不敢再说什么。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总是有那越险越刺激的游客跟李松柏李立春攀谈扯淡，继续试探到底。李松柏就告诉他们，这是丁冬溪独一无二的李氏滑竿，也叫崖滑竿。李松柏说，他家祖祖辈辈代代传人，都是四岁就练“鹰爪脚”，练得可凶可毒了，十只趾头拴上细绳，绳头拴在屋梁上，每天倒吊一两个时辰练趾头功。李松柏说他家屋后，专门请石匠凿了一道数丈高直上直下石壁，李家的男孩长到了七岁，数九寒冬也要光着脚丫爬石壁。开始手脚并用，三年后，不准动手，只用脚攀，无论摔得如何鼻青脸肿，还是要一跟头爬起再攀再练。李松柏说到高兴时也向客人们表演“李家腿”，这些腿功令人眼花缭乱，既能蹲得屁股蹭地双脚依然行走如飞，又能双腿撇开，裆部擦着地皮稳稳当当前进。李松柏说咱老李家人生在穷山恶水命苦啊！一代一代不敢把看家本事传丢了，山里人能吃一口好饭硬是不易啊……游说的李松柏和极少的过把瘾就死拿着玩耍当玩命的游客，合作了。李家父子崖滑竿的奇绝的神腿神脚，就不时滴滴答答沾上游客的冷汗，在双赢的绝顶上，轿夫和游客才你获美景我获钱相视开怀一笑。

村说不村，俗话不俗，“光棍不怕死，有钱命千金”，能消闲自在当游客，大抵总有几个钱，有钱惜命，来日方长慢慢玩，玩过把瘾就死便很少很少。李松柏在这样的日子里也用不着着急，他不着急有人敢跟他竞争，只需像丁冬溪边“老等”水鸟，等着欲望之鱼等着那玩命游客。等到一回，就能赚三百四百，这比一般轿师傅的脚钱高出七八倍。

这几年，狼脊梁的“石小姐出嫁图”越来越出名，听说报纸上都登过，电视也上过。丁冬溪不通电，也没人送报纸，李松柏就不敢跟游人乱吹，他只是以亲历亲见栩栩如生地向游客游说狼脊梁上的罕世风光。就有越来越多的游人认为玩丁冬溪不看看石小姐，算是白玩一趟。李氏崖滑竿绝技，连本家姑爷都不传人，想上笔陡的狼脊梁，又是李松柏李立春独家生意了，只有他们父子能石壁碰鼻子，石脑壳碰脑壳，把游客抬上狼脊梁。游客们在崖顶

上坐一坐石花轿，快快活活跟石小姐拜堂，总不能真的跟石小姐住洞房吧，总还是要下山要回去，望着凭空生雾缈缈云烟的深邃山谷，试探着下陡坡，一步一个虚，一步一瓢冷汗。李松柏李立春坐在风凉处管自喝茶抽烟，不揽生意不吆喝，游人不请自到回身找他们了。上坡是一里路三十元，游客想想，也就三十块，贵也不很贵，权当买张门票拜会可爱的石小姐了。再看看绝壁前就这么副孤零零的滑竿，想讲价钱想另选轿师傅也没指望，他们这就坐李氏滑竿一惊一愕上去了。下来就不是三十元了，下坡变成五十元。游人说，这不是宰客嘛。攀登狼脊梁大都是年轻游客，李松柏说，小哥（或小大姐），话不能这么讲，自古道，上山容易下山难，难就难在“步步溜”。我四五岁，父亲就拿着藤条教我练鹰爪脚，有点儿偷懒，我爹的藤条抽得屁股蛋开花。我教儿子练鹰爪脚，也是崽哭爷吞泪下毒手。小哥（小大姐），我们这口饭可不是混吃的。要不，漫山遍野的轿师傅，怎么没有一个敢到狼脊梁抬崖滑竿？客人想想也是，手摸屁股口袋时，依然想把价钱压低点儿，李松柏不争不急，他把罐罐茶倒上一泥碗让客人喝。他说，我这是老火茶，味儿劲道，你多喝点，兴许提足了精神长脚劲能下坡。客人喝了罐罐茶果然又试着下坡，下了两丈三丈，腿不争气发抖了，眼睛稍稍瞅瞅深谷便发花发晕，赶忙魂不附体重新爬上山顶，这时别说一里路五十元，大概一里路五百元也在所不惜了。

儿子说，爹，咱不谈五百元，咱上坡一里五十元下坡一里一百元总可以吧。儿子说，下虎头杂货店的洗衣粉一袋长了五角，茶花牌糙烟一块二也长成两块。这是涨价年代，不涨价还看着世道在变社会进步呢。儿子李立春念过初中，这在大山里，文化可以了。儿子说话，有时就有点儿新鲜新潮。

李松柏不能买李立春的账。李松柏说，你二舅从早到黑撅着尻子挖茶园锄包谷，一天能挣三元五元钱？顶多，混个肚儿圆。三家寨的余小死人跟朱家老三争滑竿客人，打架打得胳膊缝了七针。我说这话，是教导你不要人心不足蛇吞象。再说，蛇吞得了象吗？咱把价钱一涨，游客们不和石小姐拜堂行不行？人家钻一百弯山洞行不行？人家到猴子岩玩猴到南天山鱼泉抓小鱼到“牛瞪眼”洗鸳鸯澡行不行？再说还有个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呢，游人本县外县本省外省都有，他们一传十十传百，说丁冬溪宰客狮子大张口，本来一无公路二无饭店，游人来得就不多，他们找罪受又被宰了钱，鬼还往丁

冬溪里钻！

老子毕竟是老子，儿子到底是儿子，李立春说不过父亲，他就老老实实听爹的。

不狠心，不海赚，不多不少地赚，李松柏一年下来，滑竿能挣万把块，花轿赚七八千元。一年挣出两个万元户，丁冬溪是没有第二个主了。

今年地气晚些，老天爷懒腰伸得慢腾腾，过了清明才响春雷，到了谷雨还解不开棉袄脱不了单。山沟沟老是毛毛雨下得寒寒的，游客们也就有的推迟了行期，有的冒冒失失钻进来，瞅那该开的映山红没开出一片花山花岭，该显的一处又一处春景没显，一身湿漉漉，一脚黄泥巴，一步三打滑，游兴早没了，那一处处险景就真正成绝景，更是无人问津了。李松柏李立春的崖滑竿就至今没有开张，弄得老头子抽的黄烟，也从三十八元一斤的头等货，变味成十八元的大路货。

这几天，云散了，山风平平和和，太阳笑咪咪地照耀着花照耀拱土的包谷苗照耀男人光亮脊背女孩儿鲜亮脸蛋。李松柏嗓子老高，劲冲冲喊儿子练滑竿。

就在这时分，冯豹正好爬上李家窑坪坝，他第一眼就看呆了，看得不知道自个何处而来何处而去，看得不知道自个是干什么的。

是绝。一老一少两条汉子，乍暖的日子脱光了背，抬一乘空滑竿，或前边少年裆部蹭地，两条壮如牛腿的胳膊高擎滑竿，或后边老汉屁股滑地而行，前边年轻轿师傅垂手擒着滑竿，或一人不能自控，死劲左右摇摆滑竿，另一人双腿如柱埋进泥土一般，狂飙也无法将他动摇……这一切，真比矮子功戏剧大师还大师，是让世界上任何平衡术都黯然失色的平衡术。把个冯豹，失声叫绝连天。

见陌生人是看门道的，又见这人穿着挺括气势不凡，李立春就说，客人，想不想坐一坐，乐一乐？

冯豹如梦初醒，他大笑着说，想啊，太想了。没错的话，你们这是李家窑的崖滑竿了。

李松柏放下滑竿，他一边用土布大汗巾擦脊梁，一边打量来客：“你认得我？”

冯豹一副五百年前是一家的派头：“认得认得。不认得，我请你吗？”冯

豹就赶紧说明了来意。

李松柏李立春都很高兴。这个初晴乍暖的日子，果真是个好日子。

戴着大墨镜的成小娥，游览丁冬溪山区确实冒很大风险。她家就在姐上山的成家沟。她在青石坡还有个订婚婆家，有个死心塌地要跟她睡觉生个大胖小子的男人胡石柱。那年逃婚，她就认定丁冬溪是不归路。老板杨雄这次决意游丁冬溪，万般无奈的成小娥还得做导游。不是永不归来吗，不是恨意如山吗，成小娥不明白为何偏是一梦又一梦翱翔天堂山奇峰险岭。梦醒时，一脸热泪，擦了又擦，还以为那就是浣衣的丁冬溪水，沐浴的美女潭水……她就一次又一次在沃尔沃小车里在南州市海滨别墅里，激情泛滥地给杨雄描绘故乡画山画水了，讲丁冬溪现实的和魔幻的传奇故事了。杨雄带她到再好的国家级风景区旅游，成小娥也感受不到丁冬溪二分之一漂亮与壮丽，辉煌与诗意。终于有一天，成小娥承担了坦率言行的可怕后果，杨雄说，收拾一下，游丁冬溪去。成小娥做了许多阻拦，讲了很多苦衷，杨雄变色了：“你不去我去！”没办法，走吧……

果然，成小娥的担忧很快成为事实。

那时李松柏李立春抬着双人滑竿进了“天黑就快活”。这条幽深的山沟地名就这么古怪，它叫“天黑就快活”。有一回，杨雄和成小娥下榻一家五星级酒店。那酒店真是人情人性关怀到极致，大而无边的床上，优质的卧具华丽夺目，最显眼的是与枕头对称搁着一副臀枕。杨雄激情了激动了，立马就要试用臀枕。真的很好，那臀枕简直就是成小娥的量身制作品，她的白净浑圆的臀，不多不少地稳稳搁置在高高的松软的臀枕上，杨雄的探索，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在这个激情燃烧的夜晚，成小娥又讲起了家乡“天黑就快活”那条山沟故事。成小娥说那条沟神秘得很禁忌得很。小女孩要是斗胆钻一钻瞅一瞅“天黑就快活”，做父母的肯定打断她的腿。成小娥说，十七岁那年她和同乡同学牛青青看了一部爱情大片，一个雨潇潇的日子，两人穿蓑衣戴斗笠，她们就让人男女不辨，稻草人一般溜进“天黑就快活”。那是一条长满青藤簕竹和大叶桦的幽暗山沟，两个女孩走着，总担心厚重的植被覆盖着可怕的人可怕的贼眼睛。走了五六里，沟两边出现不毛石壁，她们惊讶发现，右壁有一巨型石裸女，两只肥大奶子，非常到位地挺在胸前。石

裸女对面的左石壁有一位高大男人，这个石头汉子胸肌发达，结实的两腿间挺出一枚粗如碌碡石针。成小娥牛青青又激动又羞怯，又流连又逃亡，自此，她们都有了一个坚固的立体记忆存在灵魂深处……

云雨后，舒舒服服躺着的杨雄，脸上自然就是阳光，他轻轻滑动成小娥的乳房问道：是个绝妙无比的地方，就是地名不怎么样，有什么道理天黑就快活？我和你在这家正午的豪华大酒店里，做得不也很快活吗？成小娥说，亲爱的，丁冬溪不是星级酒店，那里的人也不当老板，他们白天早早锄杆子挑着罐罐茶，汗巾里裹着玉米饼，爬上高高的山坡种庄稼不到天黑不回来。丁冬溪只有黑洞洞的山沟黑森森山寨，没有不夜城没有夜总会没有影剧院甚至很少有电视机，长长的黑夜男人女人如何熬到天亮如何有点乐处，唯一销魂的不就是光身男人抱着光身女人吗？杨雄大笑了，他改正了观点也树立了观点，他承认“天黑就快活”是全世界最绝的地名。

现在，杨雄慕名游进“天黑就快活”。

抬滑竿的李松柏已经和杨雄混得几分熟了，他说杨老板，今天不是你，说啥我也不抬你们进这条沟的。杨雄问为啥，李松柏狡黠地取笑道：你带上这么漂亮小蜜，这“天黑就快活”，不是挑逗教唆吗？杨雄在高高的滑竿上，光明敞亮地抚着成小娥的胸，很响地叭成了小娥酒窝。他说李师傅，你眼力不济啊，她不是小蜜，她是我老婆。小娥，是不是啊？

成小娥心里有事心里惊，她赶忙应付赶忙转换话题：这有什么问的。哎，你看那棵树头吊着猴子，就在那儿，看见没有？

于是大谈猴子，于是猴子救了成小娥。

成小娥真的害怕李家父子认出她，更怕杨雄直呼她的名字。李家窑距离成家沟十八里，李家窑距离七弯八拐的青石坡也是十八里，大山里，十八里真的算不得遥远。

李松柏没认出成小娥，姚秋桂认出了成小娥。雷打石凹村的姚秋桂三十岁，不能说生得多漂亮，只能说长得很刺激。她有一对碱面过量的馒头奶，特大特喧。大奶子早二三十年，山里人认为是很丑的，时代不同了，现在谁有大奶子谁也不害羞藏起来，有事没事敞开怀露出亵衣，胸挺得同性眼红异性眼热。姚秋桂的屁股也特翘特大特打眼，有人算计过，一百二十斤的姚秋

桂，屁股至少有六十斤。与大奶子评价不同，大屁股女人盘古至今都公认是宝。道理是：会生。人眼是秤，大臀姚秋桂果然会生，她十五岁就养了私生子，十八岁跟齐光华结婚，两年生了一儿一女，早早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姚秋桂性格开朗，见人熟，讲起荤话不怕场，有胆量勾搭她也不恼火，没好处到手裤带子坚决不松。大的好处据说有人送过姚秋桂一套花呢春装。小好处是滑子仁捞着的。有一年，天大旱，雷打石凹的红豆绿豆，十窝没长出三窝苗，过了农时只有种荞麦，借一升，打场时还一斗。姚秋桂拿着升子找滑子仁，找了一圈找进玉米地。姚秋桂说，子仁，干啥呢？滑子仁说，授粉。要不要？也给你授点吧。姚秋桂说，授你的头。滑子仁说，玉米授头，你授屁股。姚秋桂说，别荤了，我找你有事。滑子仁说，有事在玉米地里做事就是了。姚秋桂瞅瞅滑子仁眼睛，那里边，火苗一耀一耀的。

男人有欲火就要靠女人浇灭。姚秋桂扔下升子：行。给我一斗荞麦。

滑子仁冲动地靠过来了，不过他还是说道：你要那么多荞麦干什么？量一升，足够种二亩地呢。

姚秋桂：我要一斗。种不了，我做荞麦粑吃。

一斗就一斗吧，论市价，撑破天也就十元钱。滑子仁就呼啦掀掉姚秋桂上衣，哗啦扯开姚秋桂裤带，一对大奶子一只大屁股，比太阳还圆还耀眼。

做事时，僵了一下。姚秋桂说包谷地坑坑凹凹的，她不想躺着受罪，她要滑子仁躺在下边。滑子仁怕坏了好事，就小棺材一样躺好了。姚秋桂骑在上边，肥臀如五百斤砢夯动着。滑子仁抚摸着—摇三颤的砢，观赏铺天盖地的砢，受用着大快活。高潮时，他鹁子翻身，管她受罪不受罪，按着姚秋桂，自天而降冲撞。

滑子仁是菜篮嘴，他就是暗地里杀了人也做不到守口如瓶。他一斗荞麦做了姚秋桂，就到处讲姚秋桂的肥白屁股美过天上月亮。话讲多了也就传远了，雷奔峡谷外的下虎头茶厂厂长关峰也如雷贯耳听到了。关厂长的两大嗜好是喝好茶和抱女人睡觉。老关好色却也媚俗地犯了差错，女人在普遍恶性减肥，男人更是通俗地山呼海啸夸赞女孩纤腰细腿，老关就娶了个七十八斤四两六钱女人做妻。老关的女人穿起时装果然骨感美很好看，好看不中用，她那一亩二分地总是有种无收。老关信了祖训：家有大屁股婆娘，世代子孙满堂。这天老关听到了滑子仁“广告”就坐不住了。茶厂几个有姿色女工虽